

无名烈士墓

王伶俐

烈日当空,我和助理来到十堰市南化塘镇玉皇山村委会。村委其他同志正在忙着日常的一些事务工作,当周书记知道我们是为了调查在玉皇山战役中牺牲的100余名无名烈士而来时,他不顾一天连上五趟玉皇山的疲劳,一口气喝了半杯水后又陪着我们向玉皇山顶走去。

他一边走一边向我们介绍,1946年7月17日,由李先念率领的北路军左翼部队万余人经过南化塘镇玉皇山时,与国民党胡宗南带领的部队发生了激烈战斗,伤亡人数达300多人。

因条件限制,当地百姓将100多名烈士就地埋葬在玉皇山周围,方圆约有十公里,主要用石头、土堡作为标记。

“这段历史,南化塘镇妇孺皆知,代代相传,随便在路边问一个小孩,他们都会把这段历史说得比教科书上讲得还详细。”站在玉皇山顶,看着玉皇山周围方圆十公里青山大川,周书记的声音有些嘶哑。他习惯性地往烈士墓前再垒上几块石头。青山不老,丰碑永存。周书记喃喃说道:“他们可是为了新中国的建立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啊,我们有责任保护好。”

在这座海拔不足1000米的山顶,挺立着两棵古树,一棵是柏树,一棵是黄连。一直迎风不倒,迎雪傲霜,用它那满身的弹孔,向人们诉说着当年那场中原文围战的血腥与惨烈。

下山的路上,我们去了因修乡村公路而动迁的无名烈士墓。庄严的碑亭,不语的墓室,背靠青山,区里拨款和乡亲捐款新建的28座无名烈士墓整整齐齐立在大地上。看到眼前的情景,我们心里无比宽慰,时光虽过去了70多年,但在这块土地上,哪里有烈士墓,烈士墓在哪座山上,具体在哪

土山

马士江

此时此刻,我站在龙山之上。心仪了51年之久,终于来到这里。

龙山远吗?不远。它距故乡仅有16里,在千年古城临清市的西南处。龙山险吗?不险。它是河道开挖、清淤,堆积起来的一抔土丘。可它,却硬生生地在我心灵的世界走过了半个世纪。

“人生无常百年间,蓦然回首非少年”。此刻,年庚五十有九的我,独立于龙山北首的卧龙亭,沐浴夕阳的余晖,极目翘望着西北方向的故乡。故乡与龙山,童蒙未启与年届花甲,奔涌的思绪顷刻间在时空中穿越,流淌出感喟的涓流,还有新时代难以言喻的诗意澎湃。

龙山原称土山。知悉土山的存在,肇始于我7岁时迈步走进的学堂。三间低矮灰色的教室内,横放着6条砖垛撑起的平滑木板,木板下是一溜大小不同各自从家带来的小板凳。我坐在二排中间,仰望斑驳斑斑

得泛白黑板,目光跟随教鞭游移,诵读着山川河流。彼时,出门是一马平川的田野,不知山为何物。老师讲解,山很高很高,可我们稚幼的想象力看不懂课本上线条白描出的山形,觉得山陌生而神秘。

“那咱这里有山吗?”“有,临清西南,就有个土山。”“它长啥样?”“我也没去过。”“你咋不去呢?”“去那里干啥?不当吃、不当喝,爬山还要多吃粮食哩!”仲夏之夜,家门老槐树下,72岁的爷爷这样答复了我的疑惑。所问尽管也有所答,所答却非我所求。从此在我懵懂而天真的心里,却浸润进一种沉重。“想去看看土山”的念想,在蒙昧开启的少年时代终未能遂愿。

萌生于少年的念想,犹如埋在冬天积雪的一把胡琴,随着气候的升温变暖,似乎等来了弹拨作响的机缘。初春时节,我考入县第二中学高中。窗明几净的教室内,头顶上方的白炽

灯,连四壁照射得也泛出了光亮。“临清土山啊?就与咱学校隔河对望!”夜自习课堂上,我向新同学探问,以备不日看山,班主任刘老师的身影不时从窗外闪过。静默的教室,人人开始了“文化低知难而进,时间紧见缝插针”的学习生活。因有更高的仰望,加之时间的挤压,土山之行,无声地又一次埋进了心底。

岁序更迭,华章日新。大学之城的高楼林立,改革开放的万象更新,祖国大地的锦绣河山,让我那精神家园般的土山,在知识的渐趋丰盈和见识的拓展中被覆盖。见到了黄山的奇石,观赏了泰山的日出,瞭望了九华山的绵延,也体验了庐山的幽静……唯独忘却了招引我望山初心的土山,忘却了故乡“鼎沸市声、陌巷柴米”的烟火,也忘却了故土“稼穡躬耕、翁媪絮语”的民间。

2023年的五一长假,我决心回到故乡,专程驱车去看土山。

五月桐花雪

董史统

五一期间,趁着假日,驱车回到老家文成。随着云端高速隧道穿山过岭,豁然开朗,空中望去,周边漫漫深山都是一片雪白色,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

据乡人言及,每至农历三四月间,梧桐花开成谷,花径溢香,花溪飘馨,如入仙境,如梦似幻。

梧桐作为中国古老树种,实用价

值广泛,与生活关系密切。作为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植物意象,梧桐概念宽泛,包括梧桐与泡桐两种。桐花主要是泡桐花,春天开花,花大型,紫、白两色。



又见桐花

叶秋摄影作品

记忆之物

吕晓

春雨贵如油。进入四月,在一夜难得的春雨过后,我们一行人按照预定的计划,再次驱车前往帮扶联系村入户走访。在绵延不断的群山之间,商务车如同一叶小舟,行驶在宽阔的水泥路面上。打开车窗玻璃,我们一边贪婪地呼吸着来自山林田野的清新空气,一边尽情地欣赏着山花烂漫的满目春色,极目远望,春意盎然,一派醉美的田园风光尽收眼底,令人好不惬意!

到达目的地后,大家便开始分散入户,纷纷前往结对帮扶的“亲戚”家去。农户或集中安置,或分散居住,交通都比较便利,通常都是先走过一段通组水泥路,然后便是砂石石的小路,

就到农户家门口了。等到把帮扶的农户走访完毕回到村上,大家的脚上几乎没有多少泥巴。“担心昨晚雨大,还特意准备了一双雨鞋,没想到竟然派不上用场,农村的变化真是太大了。”“这要是在几十年前,下一晚上的大雨,今天出门走路怕是都得戴脚码子哦!”新老同事间的一句对话,一下子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在那个年代,农村条件还非常艰苦,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似乎无从谈起,“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说话全靠吼,出行全靠走。”这是当年山区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那些年下乡,一个乡镇几乎就只有几条蜿蜒曲折的土

公路,公路的终点大多也就是乡政府驻地,而进村到组的道路差不多全是羊肠小道,村民们出门劳作、走亲访友,不是爬坡就是下坎,尤其是下雨天,崎岖的山路就格外泥泞,走在黄泥巴小路上,就像扭秧歌一样。下山的时候,更要格外小心,要是脚下稍不留神,就很容易滑倒,糊得浑身上下都是烂泥巴。

记得刚参加工作那些年,最怕在多雨季节下乡。有一次,去调查一起乡民政助理员贪污救济款的案件线索,连续两天都在地处半山腰的小村子调查取证,等到任务结束正准备离开时,没想到伴随着几声炸雷,一场没完没了的瓢泼大雨将我们困在了山

个位置,当地的老百姓都能说清楚,干农活路过时或者是年关上坟时,他们都会把烈士坟头的石头垒一下,垒高一点儿,烧几张纸。护红、爱红已经是当地百姓骨子里的信念,也是他们引以为荣的责任。

几天后,我们驱车2个小时来到白桑东良河村,察看地处该村的红军烈士墓保护情况。说明来意后,村书记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找来村里80岁高龄的潘大爷给我们带路。这里静卧着5位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烈士,不到五十公分大小的墓碑已破碎成几块,我拂去上面的灰尘,发现上面只写着周连长、刘排长,没有名字,没有生平,坟前垒起的石头已经长满了青苔。

潘大爷说,前些年,他每年还会来给他们烧些纸、上点香,说说话,

近两年腿脚不便,跑得少了。村子里的人都知道这里是红军烈士墓,他们都会告诉孩子们不要损坏,要小心呵护。他对我们说,希望政府能为这些烈士墓造册登记,别把他们忘了。说时间潘大爷满脸的期盼。“以后时间长了,没人管理,也许就说不清楚了。我们家里的老墓就是这上边,在我心里,这烈士墓就和我们家里的祖墓是一样的。”潘大爷望着不远处自己家的祖坟说。

青山无语祭亡人,草露风灯闪电光;家常何处青山在,百姓万世守坟空。在潘大爷身上,我忽然感受到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我触摸到把红色江山世代代传下去的力量。我们握着潘大爷的手,久久不放。

(作者单位: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人民检察院)

清代时徽班进京,每逢龙山脚下,总要在城内的戏台上唱演。悠扬的南韵落地北方,将这片沃土浸润成了如今的“中国京剧之乡”。还有在龙山脚下的桑树园村,就是民族英雄张自忠的故乡。他抗击日寇,尽忠报国,名震华夏。当代的国学泰斗季羨林,也是从这龙山故土走出……绵延千米的土丘哟,时下被人改称龙山,不仅是诗意的感怀,更是人们对新时代这片热土必将繁盛的寄寓。

一桥飞度,长虹卧波;一水相连,串珠成链。离开龙山,乘车返回途径大桥之时,已是华灯初上。最南端的先锋大桥在璀璨灯光中,真的如长虹卧波,北向的临清大桥、高速公路大桥、京九铁路大桥依次排列,连接两岸,贯通南北。大堤之外,高楼鳞次栉比,万家灯火点点,与湛蓝天空的圆月,共托出世间和美,大运河发展战略的构想蓝图,正渐趋成真。

心中的土山,从我人生的启蒙点徐徐走来,历经岁月怀想,与时偕行。它从年少时一个人的奢望,变为如今大众的寻常。

(作者单位:河北省临西县人民检察院)

桐花很早就见诸文献记载,《周书》云:“清明之日桐始华”。由此,桐花成为清明“节气之花”,是自然时序的物候标记。清明时节,春和景明、惠风和畅,春天的生机经过酝酿、孵育已经全然释放,但同时“盈虚有数”,清明时节已春事阑珊,天气变化剧烈,乍暖还寒、冷雨飘洒。桐花既是春景的“高点”,也是春逝的预示。清明的双面性质引发双重情绪,欣悲俱集,桐花因而成为两种意趣的承载。

人间四月芳菲尽,深山桐花静悄悄。桐花瓣白蕊红,状如喇叭,若情窦初开。和桃花相比,桐花红中杂白,俏不争春;和樱花相比,桐花硕大奔放,震撼人心。花开灿烂,满岭桐花如雪似玉,层层堆叠。花落纷纷,落花如流水,铺地似花茵。随着阵阵山风拂过,那一簇簇、一串串白色的桐花,像小喇叭一般,似乎在欢送春天离去,迎接夏天的到来。桐花散发出的独特花香,清爽而幽长,引来无数蜂蝶蝶狂。

众多的桐花谷,分布在浙南永嘉、文成等山区县,是原生态山谷,谷底溪水汨汨,瀑潭相连。峡谷两岸,自然生长着万亩油桐树,两坡桐花具有盛大浩瀚之美。一座岭就是一幅画,一条溪就是一首歌,一树花就是一首诗,一方岩石就是一个美丽故事。走进桐花谷,有着初遇盛大美景的震撼,继之以一份宁静细缓,一路细品慢咀,感受山谷的幽静之趣。人在山路上,沐着春风,浴着春阳,听着鸟语,闲日悠游,山中小景踱步相遇,林中泉响侧耳可聆,享受一满谷的清幽。

五月正值最美桐花季,满山满谷的桐花披雪。清风拂过山崖,落

花如雪,缀满山路,浮满溪面,仿如人间仙境。桐花谷居然任性地下起一场雪——千万株高大的油桐树枝头,覆满白色的桐花,举目远望,盛开的桐花,如片片飞雪,飘落山间,点染整座山峦,令人如痴如醉,绘成春末夏初一道亮丽风景。

满山满坡满路的桐花,肆无忌惮地绽放,点缀着沿途景致,整个桐花谷中弥漫着桐花香味,香味悠远而绵长,足够浓郁,却又清雅、婉约。桐花谷散发着乡间泥土的气息,带着农家人的爽快、厚朴。花朵被风吹过,不时自高处“吧嗒”一声静静落下,落在身前身后,有时落在肩上。捡起一朵桐花细细观看,惊喜发现桐花竟那样好看,宛如花季少女一袭长裙。

站在树下仰望,庞大树冠上的白色桐花,挂在枝头、摇曳空中,成串成团怒放,犹如一把巨大花伞,映衬着嫩嫩绿叶,格外清新。微风吹过,一仰头芬芳袭来,白色桐花又一次如白雪般飘落。捡一朵放在鼻尖轻嗅,香味猝不及防地迅速窜集至鼻腔内,倏尔沁入肺腑。

桐花其华,素白带颜,清香沁脾。远看素净、淡雅一片,近看实是白中带微红也泛紫色。花开一季,绚烂自有时,正如人之机遇,有缘才有。山坡上桐花正盛,万顷一色,壮人眼目、撼人心魄。在春尽伤怀之时,交由万顷桐花宣泄,真是快慰得意之事。

朋友啊,桐花烂漫,繁花似雪,初夏风转,可约三五同仁,齐聚浙南山区桐花谷,看一场五月飞雪。

(作者单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

上。因需要赶回单位汇报案件,我们不顾村民的挽留,执意要冒雨下山,村支书便给我们两个人找来了两对脚码子:“下山路上太滑了,你们把脚码子穿上,免得路滑滚到山崖下了。”因为是第一次看见脚码子,便很好奇地穿在脚上,没想到下山的时候还真挺管用。一路上不再小心翼翼担心滑倒了,等到了山下摘下脚码子的时候,我不由得对这防滑神器赞叹不已!

当地老百姓口中所称的脚码子,其实就是捆绑在鞋底上用来防滑的工具。据《镇巴县志》记载:“雨多路烂及冰冻路滑时,脚底平套一带钉铁环,名曰脚力、脚码子。”在坡大沟深的秦巴山区,每当遇到雨雪天气,出行是个大难题,为解决行路难的问题,人们便想到了用脚码子来防滑。

简易的可以自己动手、就地取材,用山上的树藤或者搓好的草绳、棕绳、麻绳等材料缠绕着绑在鞋底上,这样走在稀泥烂滑的山路上就不容易摔倒了。这种脚码子简单方便,一学就会,

用过一两次也就扔掉了。条件稍好一些的人家,通常会花上三五块钱,到集镇上找到铁匠铺子,让铁匠师傅给打上一对带有几个铁钉的椭圆形铁圈,再在铁圈的两边绑上结实的绳索。下雨天外出行,就把这种脚码子绑在鞋底上。人行走在泥泞的山路上,铁钉就会牢牢地扎进泥巴里。铁制脚码子虽然要花钱,但因为防滑效果好,而且一副铁脚码子可以用许多年,所以很受人们的青睐。

风来万物响,随着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交通条件的改善,过去的泥土路面逐渐被水泥路所替代,新修建的通村公路更是四通八达,如同蜘蛛网一般辐射到村组,惠及千万百姓家。作为一个时代农村交通条件变化的见证者,农户家中那曾经离不了的脚码子也就逐渐没有了用武之地,多年前就已经悄悄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我们的记忆之物。

(作者单位:陕西省镇巴县人民检察院)



哺育 苗青摄影作品

检察诗人作品展

投稿邮箱:lhfk7@vip.163.com



虚拟的车站(外四首)

刘闻冰

在一个虚拟的车站
站名是三个正楷字
向日葵一样朝着东方

南来的鸟
沿着河流飞奔而来
张开的羽翼
扑向梦中的选项
像小溪归大海

天空明晃晃的
像闪烁光芒的脸
不需要罗盘
大包小包,摇摇晃晃的
我们就奔向了远方

拍一张照片告诉你

我拍一张照片告诉你
我现在在城里
店铺招牌打着口红
小车像一群一群欢快的鱼

红绿灯是城里人的眼睛
有的戴着口罩有的素面朝天
来去匆匆的脚步
书写着彩色和黑白的人生

猫一样坐在你身边

轻轻翻开明天这一页
就春风浩荡了
顺着涓水的支流
一路奔跑而下
来到你身边

亲爱的我说的是亲爱的
我像一只猫一样坐在你身边
喝一杯茶水再喝一杯
看一看水流边小船在水上低语
河水滋润大地

明天,我说明天
明天我还会再来

头顶一片云

手指的温柔让坚冰融化
湖的眼睛望着天空
谁的头顶飘着一片云

草尖上的露珠是镜子的女儿
一眼看过去撞见七百年后的莲花
谁的头顶飘着一片云

红色的酒液沸腾的文字
一颗星星在高脚杯里洗澡
谁的头顶飘着一片云

田间走出小猫小狗与花草
童话的树上结满了果子
谁的头顶飘着一片云

水果

两只苹果跟两只橘子
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
同坐在一张沙发上
拍了合影

秋天还在路上
水果们立立不安
纷纷寻找着自己的座位
坐定之后,漾出一张张笑脸

(作者单位: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检察院)